

我所認識的鄭因百老師

林 玫 儀*

去年十二月二十日，鄭師因百先生榮獲七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獎，消息傳來，友輩門生無不同感欣榮。行政院在頒獎簡介中，稱讚因百師治學識見通達，辨析精微，為「當代我國鴻儒」，而且著作等身，成績斐然，其論著三十餘種，「並成國學經典之作」。此對因百師而言，是他發揚中華文化之特殊貢獻再度獲得肯定，可謂實至名歸；但是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，因百師不僅是鴻儒而已，因為博學鴻儒只算是「經師」，因百師的言教與身教，更足以作為後輩們立身處世的典範。

記得從前上課的時候，因百師曾經談過「經師」與「人師」的區別。他說「經師」只是學問上的引導，而「人師」卻是人生途中的明燈，經師易得而人師難求。若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因百師不僅是出色的經師，更是罕見的人師。在老師門下受業二十餘年，學識方面多承老師諄諄引領是不消說的，在行事為人方面，老師的啓迪，更令我一生受用不盡。

一直記得老師的四字金言：「平正通達」。因百師說，無論做人或做學問，都要務求平正通達。若能秉持「平正通達」的態度以生活，則待人接物，處世任事，皆能達理通情，不褊狹，亦不嚴苛；做學問能「平正通達」，亦能循序漸進，積水成淵，而不致流於急功近利或鑽牛角尖。隨著年事漸長，越發體認到這四個字真有至理，足以發人深省；而老師的一生行誼，無論是處事或治學方面，也正是「平正通達」四字的最佳詮釋。

凡是和因百師相處過的人，最容易感受到的，就是他的寬宏。這一點我在當學生時，體會得最深刻。學生上課，難免會遲到，而一般老師也很少會不介意學生遲到，甚或會認為學生藐視師道之尊嚴，至少也是不認真學習，縱使不予苛責，也難

* 林玫儀先生，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免會心存芥蒂。因百師不但真的不介意，更主動向同學表示：上課事小，安全事大，寧可遲到，而過後再向老師請益，或是向同學借閱筆記，千萬不要在馬路上橫衝直撞，以免發生意外。由小學到研究所，讀了二十多年書，也只有因百師說過這種話。而且，比遲到更令一般老師不能忍受的，就是學生在上課時吃東西了。當年因百師的課往往排在早上第一節，不免有少數同學在老師進教室時，早餐還未吃完，老師踏入教室，看到他們快速地把桌上的牛奶麵包收起來，往往柔聲阻止，要他們吃完再上課。就是這分寬容吧，使我們在上課時，彷彿面對著慈祥的老祖父，什麼都敢發問，不必顧慮問題太幼稚，怕老師責備或取笑；也就是這分寬容，讓我們坐在老師家的客廳中，那樣地高談闊論。那時，老師的家，日式的老房子，收拾得乾乾淨淨，院子裏，開滿一樹亮麗的雞蛋花，而落日餘暉，就透過長窗斜斜的灑落一地。我們就坐在鋪滿墊蓆的小廳中，海濶天空地和師母聊天，大言不慚地訴說未來的夢想，在那溫馨的小室中，不知留下多少狂妄的話語。現在想想，真為當年的幼稚感到汗顏，老師卻從來沒有取笑或責備過，總是點頭微笑，他是一貫包容的態度等待我們自己長大懂事哩！而一向勤奮的老師，往往因為我們一坐半天，就得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耐心、慈和地傾聽我們的傻言傻語，這一點等到自己當了老師，工作壓力極大的時候，才越發體認到其中的不易。

因百師的記性好得驚人，和他熟悉的人，很少不對他的記憶力感到訝異的；即使現在，老師常常抱怨記性大不如前，也仍比同輩的人強得多。但是因百師的博聞彊記，與其說得力於過目不忘的天賦，不如說是來自於他的勤奮。在平日授課時，老師就常提醒我們要踏踏實實下工夫，不可操切，更不可視野狹隘。古人說「汝欲求學詩，工夫在詩外」、「學五經而通一經」，意思是說做學問必須各種知識相互配合，方能事半功倍，而文史哲本屬一家，因此必須學植豐厚，方能觸類旁通。他曾引用胡適先生「為學當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大又能高」的話，說明做學問必須由廣及深，就像金字塔，基礎夠大，才能越蓋越高；現在由於分科太細，一般的所謂博士，其實只是某一方面的專家，在他自己的領域中，固然相當精通，但一離開這狹隘的範圍，就往往難以照應，因此務須注意廣博。針對系中有些女同學只喜歡軟性的文學作品，不喜歡經史小學之現象，老師時時告誡我們，詩詞歌賦固然是美麗的花朵，但文字聲韻、考證訓詁之類卻是根莖泥土，沒有根莖泥土，花朵定必無法盛放。因此他又提出「硬讀書、讀硬書」的意見。他說要讀的書有兩類，一類是可以換的，一類是不可以換的。前者可隨性之所趨，按照興趣隨便翻閱；後者卻是一些

必讀之書，非要每日循序漸進、硬性閱讀不可；並說隋唐以前的書是問學的基礎，不能怕艱澀，一定要遍讀。老師並根據自己的經驗說，常常翻閱辭典、地圖極有助於增長知識，他自己每天就寢前，都要選讀幾條詞條，日積月累下來，知識面就廣了。記得乍聽此話，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慚愧，因為我自己也有睡前讀書的習慣，但是看的多半是閒書或報紙，學力高下，原來就是這麼分的。也就是這種勤奮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，使老師手不釋卷，即使現在年事已高，仍然著述不輟。老師的諸多著作中，如《景午叢編》，即是將六十五歲以前陸續撰成的八十六篇論文綴集成書的。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《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》，則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即已著手，三十年開始逐字逐句全面校訂，到五十年始整理完竣。六十二年出版的《北曲新譜》，則自民國三十四、五年開始撰述，至五十七年完稿，其間數易其稿，歷經二十餘年才完成。而《辛稼軒詞編年校注》一書，更是早在任教於北平燕京大學時，即已撰就初稿，經過數十年增補修飾，至今仍在改訂之中。所謂「真積力久則入」，因百師治學用力既深且廣，又有計畫的長期蒐集資料，因此不但著作等身，而且無一不是闕中肆外、體大思精之傑作。

因百師教我們的時候，學問已是爐火純青。每堂課下來，我們對他的淵博與識見，都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然而他在課堂上，經常提醒我們的，卻是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」。他說做學問固然要基礎廣博，也必須控制興趣，要做到「淵博而不散漫，專一而不死板」，否則東搞搞、西弄弄，必至一事無成。老師並且現身說法，說他就是不能控制興趣，以致樣樣粗通，而無一專精，要我們引為殷鑒。這可以看出老師虛懷若谷的風範，而因百師的謙沖，正是他能有大成的原因。

老師在詩學方面的重要成績，有《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》及《唐伯虎詩輯逸箋注》二種。《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》是對陳簡齋詩集之校注，以現存的五種版本及劉辰翁評點本所引三種佚本的零星異文，加上元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明潘是仁《簡齋集選》及清吳之振《宋詩鈔》所選錄之詩作相互校勘，故稱「合校」；注的部分不取通行之胡注本，而以鮮有流傳卻至為重要的劉辰翁評點本及夏敬觀選注本為基礎，加上老師自宋人文集、筆記、詩話及官書雜史所收之資料合成，故稱「彙注」。除了簡齋詩集外，向來無注的《陳簡齋詩外集》，老師亦為之作注；簡齋存詞十八首，則據《宋六十家詞》、《唐宋名賢百家詞》及《花菴詞選》等予以校箋，成為《無住詞合校彙注》。簡齋文章在宋時未曾結集，早已湮沒殆盡，因百師又撰為《陳簡齋文輯存》，共輯得佚文十四篇，包括完整的五篇，殘缺的八篇及存

疑者一篇，逐篇校勘，細加評論。此外並博採羣書，詳考陳氏行年，撰爲《陳簡齋年譜》，所錄遺事軼聞，較原有胡穉及夏敬觀二譜多至十餘倍；書中另附有《簡齋詩集考》及《簡齋詩輯評》，前者詳考簡齋詩集各種版本，佚者存其名目，存者較其異同，並評其得失；後者則是從歷代詩話、筆記、文集及批注中披沙揀金，所摘出的前人評論陳詩之語。從研究陳簡齋的詩，進而對其生平、著作做出全面而深入之探究，老師治學之嚴謹由此可見一斑；而做學問必須既深且廣，此書正可作爲最佳範例，後學循此途徑及架構以研究其他作家，也必能面面俱到，體例瞻詳。

老師的另一力作《唐伯虎詩輯逸箋注》，則是多年來從各種有關書畫的書籍、畫冊及明代畫家詩文集中輯出的唐伯虎佚詩，比現存唐伯虎全集四百九十餘首詩，多輯出佚詩三百零二首，大多爲題畫之作。輯佚之餘，並作箋注；附輯雜文，並有考辨。不但補足了文學史的部分空白，更爲書畫史加添彌足珍貴的資料。因百師爲此遍讀了各種畫學書籍，其認真程度及博學多聞令人感動。此一工作，也給後學指出治學的門徑：研究文學作品，也必須有校勘、輯佚、辨偽的工夫，方能達到圓融完善的境界。

因百師用力最勤、撰述最富的是曲學方面的論著。一般人研究元劇，多半著重於敘述源流、分析結構、考證事實或是欣賞品藻，至於蒐輯散佚、校刊同異，則很少學者致力及之。因百師於民國五十一年出版的《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》，是對當時新發現的唯一元刻本元劇三十種的校訂。該書收錄十四種從未流傳的孤本，另有十六種版本則與傳本頗有差異，其重要性不言可喻；惟是原書刻工極爲拙劣，訛誤、乙漏、通假字甚多，簡體俗字，更是觸目皆是；而賓白與曲文又往往相混，曲調牌名也常誤刻或漏刻，賓白不全或全無賓白的亦屢見不鮮。因百師前後花費近三十年的時間予以校訂整理，共計校訂文字三千五百多條，包括正誤、補缺、刪衍三項；校訂格律者一百四十餘條，包括曲牌名目及曲文格律；此外，並根據各本增補全曲十六支。各雜劇之後另附有校勘記，計一千五百餘條。由於因百師素來致力於輯佚補亡，故又於民國六十年將沈璟的《紅蕖記》、《南詞韻選》與凌景埏先生的《吳江三沈年譜》合刊出版。沈璟《屬玉堂傳奇》原有十七種，現存僅得七種，《紅蕖記》是其中首選之作，但向來只有明刻本而未見影印行世，民國五十五年鄭師旅美講學之時，得到一份完整的《紅蕖記》珍本相片，經過考證，確定爲明繼志齋刻本，喜極之餘，便根據相片影印行世。而《南詞韻選》原是極精之選本，惜無足本流傳，一般知見的殘本亦只有兩種：一是中央圖書館藏本，全書十九卷只存前

十卷；另一是吳梅舊藏本，只存卷一至卷十六，以及卷十七之部分，且久已不知散落何處。幸好因百師舊日曾借得吳本之轉抄本曬藍一部，因據曬藍本及中圖所藏原刻本校點考訂，與前書一併刊行。至於《吳江三沈年譜》，則是其亡友凌景埏先生之作，極精詳而流傳不廣，早已不易覓得，因以為附錄。凡此，均可看出因百師在蒐集及整理舊有資料方面的努力。

因此，蒐輯散佚、校勘同異可說是因百師在曲學上畢生致力的工作。此一特色，由《景午叢編》即可看出。此書分上下兩集，上集所收的六十二篇文章，是由早年的《從詩到曲》一書增補三十一篇而成，大致是有關詩、詞、散曲、戲劇方面篇幅較短的通論、書評和雜文；下集《燕臺述學》則全屬考據文章。單就上集而言，其中所收曲的部分，即不乏校勘及輯佚之作，例如〈元雜劇的記錄〉詳細介紹有關元雜劇的書籍，比較其優劣，考訂其得失，統計其存佚狀況，並提出重編元劇總目的計畫及可行的步驟。〈關漢卿雜劇總目〉一文，則考證關漢卿所撰雜劇應為六十四本，而各本之存佚，皆有細考，且就其撰錄中的《元人雜劇總目》一書，擬出「元人雜劇總目凡例」。此外，因百師曾從《盛世新聲》、《詞林摘艷》、《雍熙樂府》、《李開先詞套》、《北曲拾遺》及《九宮大成譜》等書中彙錄所收元劇單折，撰成《元劇鈎沈》及《元劇錄異》二編，又因《太和正音譜》及《北詞廣正譜》中現存之五十九種劇本（共二百七十八支曲子）與通行本字句頗有出入，乃撰〈太和正音廣正二譜引劇校錄〉一文，作為校勘元劇之參考。老師並曾致力從明、清兩代各種曲選、曲譜中輯校殘存的單折零曲，在趙景深先生《元人雜劇輯逸》、顧隨先生《元明殘劇八種》二書的內容之外，又輯出有斷句或零曲見存者七本，有單折見存者六本，撰成〈元人雜劇的逸文及異文〉一文，說明其輯校之底本及其輯本之草目。在元雜劇之異本研究方面，因百師自《元刊雜劇三十種》等九種彙集中，選取八十五種重複之劇本，就關目、賓白、套式、曲文等逐一比較，列舉異同，折中得失。所創作之〈李師師流落湖湘道雜劇〉一文，不但兼論元曲中增襯之原則，而且附有八種〈九轉貨郎兒〉曲文，並詳論其版本優劣。這是老師研究曲學注重輯佚、校勘的例證。

在元曲訂律方面，因百師的貢獻更大。老師有感於學者研治北曲，每因不明格律而遭遇困難，產生舛誤；而前代專書，如《太和正音譜》、《北詞廣正譜》、《九宮大成譜》及吳梅《北詞簡譜》等，或欠詳明，或多漏誤，或傷蕪雜，難以作為誦讀之津梁，更無法示人寫作之法則。因此就現存元代及明初北曲，取每一牌調

之所有作品，加以比較歸納，明句式，辨三聲，定正協，析正襯，確立準繩，分別正變，歷經二十餘載而成《北曲新譜》。又因北曲聯套規律至為謹嚴，然而明、清兩代曲譜諸書，均只論個別牌調之句式，而不及聯套之規律及技巧。近人蔡瑩雖有《元劇聯套述例》一書，卻只收雜劇而無散套，且所據資料有欠齊全，於套式規律之分析解說亦多有可商，故將現存元代及明初雜劇六百餘套及散曲四百餘套之套式，就其各套組織之異同、時代之早晚及使用之對象，按照類別詳加參訂，撰成《北曲套式彙錄詳解》一書。此書以宮調為序，說明每一宮調聯套所用首曲及尾曲之名目，各牌調之先後順序及其關係，聯套之基本形式及其各種變化等，前有概說，後列實例。得此二書，北曲格律研究之兩大項目皆已完備，加上因百師〈論北曲之襯字與增字〉一文對辨別「增字」與「襯字」之說明，向來糾纏不清之北曲格律遂能豁然貫通。此外，老師又根據他鑽研曲學深入有得的眼光，編成《曲選》一書；此書和老師編選的《詞選》，早已成為多所大學「詞曲選」課程的教本。

因百師在詞學方面重要的著作有《辛稼軒詞編年校注》及《辛稼軒先生年譜》，一為作品之闡釋，一為作家生平之資料，相輔相成，是研究辛稼軒其人其詞的重要參考。《年譜》早由臺北華世書局印行，《校注》則仍在修訂之中。此外，為配合教學之需要，因百師尚編成《詞選》及《續詞選》二書，前者為唐、宋詞選，後者為元、明、清詞選。因百師一生涵泳詞學，以其獨特之批評眼光，選為二書，示學者以正確的門徑；其餘詞學觀點，則散見於《景午叢編》中。相對於曲學論著之繁富，因百師在詞學研究方面的成果，顯然大都透過授課上發揮出來。我從民國五十六年進入臺大，在就讀的十二年中，共選修因百師八門課程，除了「文史資料討論」是博士班必修，由屈翼鵬師負責先秦部分，因百師負責漢以後部分，以及「陶謝詩」、「宋詩選」是屬於詩學的範圍外，其他如「蘇辛詞」、「柳周詞」、「東坡詞」、「清詞選」以及「詞曲專題討論」等，皆與詞學有關。後來老師自臺大退休，任東吳、輔仁二校講座教授，又開設「詞史與詞律」及「近體詩格律研究」等課程，我也有幸透過錄音而有修習的機會。由以上的詞學課程，不難看出因百師是由點而面，由通論而至專題，由淺而深的傾囊相授。想想自己真是幸運，老師在詩學、曲學方面的見解，可以透過老師的著述慢慢學習；許多尚未形諸筆墨的學問，我更有幸能在課堂上親聆老師的教導。

在詩、詞、曲學方面之論著外，因百師還遍讀載籍，蒐採資料，為各詩、詞、曲家撰寫年譜。除上文所提及的《陳簡齋年譜》、《辛稼軒先生年譜》外，尚有

《白仁甫年譜》和《陳後山年譜》等。又因從事年譜之撰述，發現姜亮夫先生《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綜表》頗有遺漏及錯誤之處，乃詳蒐資料，加以增補考正，歷時數載，計自北宋初年迄南宋之末，旁及遼、金、元，考得三百一十二人，撰成《宋人生卒考示例》一書，對於研究宋代作家的生平，極有幫助。

因百師除了研究詩學、詞學以外，本身也不斷在創作。老師於民國六十四年，曾出版《桐陰清晝堂詩存》，此集是從四、五百首詩中選出三二二首而成，當時僅印三百部，只供至親好友傳誦而已。到了七十七年冬，又將舊作及新作古近體詩共一一一七首、詞六十四首交由大安出版社刊行，名為《清晝堂詩集》。由於老師詩才敏捷，善用典故，加上豐沛的感情，圓融的識見，將數十年來置身於大時代中之所見所感，以及個人的際遇，發為詠嘆，自然興味深長，老師的才情襟抱、學問人格，皆在詩中表露無遺。更重要的是，此書由老師自作箋注，無論詩旨、事跡、用典等等，都有注明，使讀者可以深入地了解詩詞中的涵義。至於集中「讀詞絕句三十首」、「論書絕句一百首」、「論詩絕句一百首」等聯章之作，更兼具學術與文學的價值。由於基本情調與所受訓練的不同，一般來說，學者與詩人的角色是頗難協調的，能像老師這樣優遊於治學與創作之間，能入能出的，實在少見。此外，老師還有《永嘉室札記》、《元劇鉤沈》、《元劇錄異》等許多有待刪訂或補充的書稿，正在整理之中，希望不久的將來，能夠陸續問世。

因百師的學問如此淵博，所以上課也不拘一格，開講的題目往往只是個引子，總是順著引子自由發揮，旁徵博引，如話家常，我們坐在臺下真有如沐春風之感，而且往往在不知不覺間就學到了許多，卻又絲毫不覺得有壓力。因此我覺得因百師教學的最大特色，是在於他擅長啟發，有時一句話就足以讓學生思索半天，一個觀念就會讓我們終生受用不盡。記得我博士班畢業時，內心又興奮又害怕，因為自覺學問淺陋，卻將要為人師表，負起授業、解惑的重任，因而惶恐萬分，這時老師又及時地贈給我一句金言：「發科以後，讀書未晚。」他說，博士畢業表示求學階段的結束，讀書卻是一輩子的事；學位拿到了，反而可以無拘無束享受讀書做學問的樂趣。不知不覺，畢業已有十多年了，這句話對我影響極大；而自己擔任教職以後，在教學方面，也常常拿老師作為榜樣，但是沒有老師的學問與修養，如何能到達老師的境界呢！需要向老師學習的，實在太多太多了。

附錄：鄭師因百先生重要專著目錄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. 辛稼軒詞編年校注 | 北平燕京大學中文系 |
| 2. 辛稼軒先生年譜 | 北平協和書局 |
| 3. 詞選 | 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 |
| 4. 續詞選 | 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 |
| 5. 曲選 | 臺北文化大學出版部 |
| 6. 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 | 臺北世界書局 |
| 7. 景午叢編（上册：從詩到曲，下册：燕臺述學） | 臺北中華書局 |
| 8. 校點南詞韻譜（與紅葉記傳奇、吳江三沈年譜合刊） | 臺北北海出版公司 |
| 9. 北曲新譜 | 臺北藝文印書館 |
| 10. 北曲套式彙錄詳解 | 臺北藝文印書館 |
| 11. 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 | 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 |
| 12. 宋人生卒考示例 | 臺北華世出版社 |
| 13. 唐伯虎詩輯逸箋注 | 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 |
| 14. 陳後山年譜 | 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 |
| 15. 清畫堂詩集 | 臺北大安出版社 |